

石墩你哭啥

文/美桦

石墩和他的名字一样，实在。

当年娘来不及进屋，在打麦场边的石墩上生下了他，就有了这个名字。石墩个头不高，身子已经发福，显得粗壮、结实，如一尊弥勒，更似一个真正的石墩。石墩木纳的脸永远笑眯眯的，让山里的太阳晒得又黑又亮，看上去倒像一本正经的生产队会计，或皮笑肉不笑、天天从事畜牲胯下营生的骡匠。

单就这么一个土得掉渣的名字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石墩和传道授业解惑，天天站在神圣的讲台上，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联系在一起。

事实恰恰就是这样让人吃惊，石墩已经在乌地吉木小学的讲台上站了三十二年。再过两年，石墩就该退休了。

寒来暑往、花开花落，石墩送走了一拨一拨学生。学生长大了，又把他们的孩子送进来当学生。石墩还送走了一个又一个老师，唯有他就像一只秋天的干蚂蚱，死死吸附在这儿，舍不得挪窝。

这都得怪菊花。

当年的菊花是老支书的独生女，如出水芙蓉一般漂亮，馋得方圆几十里的小伙子吃不下饭、睡不好觉。城里的乡下的，上门提亲的成串串，菊花单单相中了刚分到村小任教的石墩，很快让这个端铁饭碗的小学老师成了她的俘虏，乖乖地当上了乌地吉木的倒插门女婿。

菊花就像栓马桩，牢牢地拴了石墩一辈子。

石墩不辞辛劳在菊花肥沃的土地上耕耘，早早结出了胜利的果实。如今，儿子大学毕业参加

了工作，女儿正在上大学。石墩成了乌地吉木教育孩子励志成才的榜样。

在乌地吉木，石墩就是成功男人的化身。

可是，石墩身上的成就感，他那些在城里的同学是感受不到的。天天在城里养得白白胖胖的同学老在为石墩打抱不平，报怨他躲在山旮旯里当一辈子孩儿王，把一块好钢弄报废了。

城里的同学没有说错。石墩读师范的时候一直是团支书，各方面都有非凡的表现，班上有几个女生都对他有好感。凭石墩的能力，要是在大学校，不说成为教育家，至少也是名噪一方的名师，职称啊、待遇啊，肯定比他现在好得多，怎么可能像他这样，都快成现代的闰土了！

不过，这些都是时过境迁的屁话。

石墩确实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实力。只要石墩往学校里一站，就像魔术师上了舞台，完全变了个人。他简直就是一块磁铁，把娃娃的心全吸住了。石墩在讲台上的一本正经，放了学喜欢和孩子们耍，常常乐哈哈地跟孩子们逮蚂蚱、斗蟋蟀、捉迷藏，或晃在学校外面老槐树下，给圈在他周围、支着脑袋立着耳朵的孩子们讲诸葛亮讲岳飞讲杨子荣……直听得孩子们忘了吃饭，没了瞌睡。村里一帮孩子被他使得团团转，且都有了教养，连晚上睡觉说梦话都是石老师长石老师短，把家长也高兴得睡不着觉。每学期统考一结束，学生的成绩就让乡中心校乃至片区中心校的同事羞愧不已，嫉妒得直咬牙：“啧啧，这石墩，真他妈的！”

乡下同事的妒忌，让石墩在乌地吉木的根扎得更深。

和他一起的同事走了一拨又一拨，只有他还在这里坚守。如今人口高峰期已过，乡下小学生源锐减，周围的村级小学垮的垮、撤的

撤、并的并。没有撤并的，因为教学质量不高，家长都把孩子送到城里或乡中心校读书去了。然而，乌地吉木小学不仅没有撤，临村的家长还都把孩子送过来让石墩教。好在这几年搞学校布局结构调整，乡中心校办起了寄宿制，四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到乡上住校去了，他这里就只有一到三年级。

当然，这些功劳都是石墩的。

石墩是校长兼小工，摇铃又撞钟。百十个孩子，他一个人搞复式班忙不过来，就请了个大学生来代课，帮着批改作业，辅导学生。石墩为此非常自豪，有次喝醉了酒，还在电话里跟城里的同学瞎吹：“咱在乡下咋啦？老子有助教，你龟儿的享受过这种待遇吗？！”

乡下人厚道，石墩对学生的好，做家长的心里当然明白。家里杀了年猪，孩子出了门还要扯着他们的耳朵叮嘱道：“放了学一定把石老师请到家里来作客。”石墩那间寝室兼办公室的房子里到处都放满了吃的东西：如腊肉、香肠、鸡蛋，粗的如南瓜、洋芋、红苕，小到咸菜、豆豉豆瓣、泡菜，应有尽有。桃子、李子、杏子、梨儿、柿子一类的水果，更是根据不同时令从没有断过。浓厚的民风让石墩把自己融进了这个幸福的大家庭，村中无论谁家办红白喜事、讨亲嫁女、乔迁新居、老人祝寿等等，他都要送上一份薄礼，帮忙写对联、记帐、当司仪，在欢天喜地的气氛中忙得团团转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石墩在忙忙碌碌中过得异常滋润、满足。

石墩唯一的遗憾就是城里的同学时常的冷嘲热讽，笑他像坐山雕一样盘踞在乌地吉木几十年，早已成了土财主，当了一辈子孩子王，大爷晓得！

石墩很认真地对他们说过：“只要孩子们知道，这一辈子就满足了。”

没想到城里的同学笑成一团，把他教训得抬不起头来。

石墩确实没想到自己在乡下埋头苦干，还会遭到这样的非议。

石墩知道，那些家伙是在为他抱屈。能把山沟沟里的娃娃教成才，要是把城里的娃娃放在他手上，凭他的能力一定更有出息。石墩转念一想，又觉得十分坦然。乡下的娃娃怎么了，乡下娃娃就不该有好老师教？老子把娃娃教好，又不是专门做给谁看的，要哪些名啊利的东西做啥……

一想起这些，石墩感到无比的委屈。

石墩有时也会看着天空的云朵发呆。石墩天真地想，要是县上领导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，到乡下学校看看就好了。到时候电视台的、报社的记者一报道，乌地吉木小学一夜成名，看那些操空心的龟儿子还有啥话说。石墩边想边咽着唾液，要是县上领导知道这里还有这样一个学校，学校里还有一个叫石墩的老师，这辈子就是死了也值！

当然，石墩还不可能奢望市里省里的领导下来。

乌地吉木离县城将近一百公里，山高皇帝远，领导工作忙，日理万机，是不可能到这样偏僻的地方的。到乌地吉木小学最大的领导就是乡中心校的校长老祁。每年杀年猪的时候，石墩都要老祁把中心校的老师带过来，吃年猪饭，一起聚一聚。比老祁大的是乡上的书记、乡长，虽然他们偶尔也会到村里转一转，但从来没有跨进学校的门。

这些美好的愿望，石墩只能想想而已。

老祁常常说：“全县8000多名教师，就是县上领导每个工作日关心10个教师，也要3年才轮得上一次，何况人家县上领导5年就换届，领导要开会要出差要下乡，百事缠身，没

有分身之术，就是一天不吃饭不睡觉，那宝贵的时间也不够用……”

老祁说的句句在理，石墩就觉得希望更加渺茫。

入秋开学后的一天午后，石墩正在上课，他只觉得腰间一麻，赶紧要学生自己看书，出来接了电话。

电话是乡中心校校长老祁打来的。

老祁的语气异常急促。老祁说：“县长带着一班人，一个半小时后要到你那儿看学校！”

“县长？……”

“对对对，分管文教工作的县长。”老祁说，“你不是盼着有领导来看看你的学校吗？除了县长以外，县文教局的领导，还有县长分管部门的领导都来了，乡上的乡长也要来，这下你高兴了吧？”

“好好好。”石墩除了说好以外，确实找不到其它话说。

石墩脑子里“轰”地一声，一下觉得眼前学生熟悉的面孔竟然有些模糊，教室破窗外高高的山也变得有些缥缈。

这一刻，石墩真正感觉到了什么是幸福。

石墩还没回过神来，老祁话题一转，严厉地说：“石墩啊，今天来的都是见过大场面的领导，学校有啥问题人家一眼就看穿了。赶紧组织娃娃把卫生清扫清扫，打几盆水让娃娃洗洗脸洗洗手，千万不要弄得脏兮兮的，不然的话丢掉红山乡的面子不说，给领导留下坏印象，今后争取县上的支持就难了！……”

石墩一听这话，心里多少有几分不服气。这老祁，你也太官僚了，乌地吉木小学你来过多次，还不了解咱学校？不管啥时来，保证学校内外干净整洁，学生手脸干干净净。别净想着丢红山乡的脸，咱乌地吉木小学照样要面子哩！



石墩刚把电话挂断，还没回过神来，老祁的电话又来了。老祁说：“叫娃娃不要乱说话。要是实在不行，先找个借口把学生放了。”

校长七七八八这么一安排，石墩脑袋都大了。

幸福来得太突然。

石墩心里的激动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。他想得最多的是，等把这一阵忙过了，一定得给城里同学发条信息，饕餮城里那帮吃了饭没事干净操空心的家伙，没准还会让那几个心眼只有针鼻大的家伙妒忌得晚上连觉都睡不好！

这么多领导来，怎样把他们接待好，石墩心里就没谱了。

石墩赶紧把老祁强调的事项向学生作了交代，就急匆匆往家里赶。石墩想的是，县长这大老远来看学校，晚饭怎么办？

学校后面就是石墩的家。石墩的老丈人已

经从支书位置上退了下来，但老人见过世面，遇事有主见，村里很多大事都喜欢请老人帮忙拿主意。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石墩更希望得到他的帮助。

石墩话还没说完，老人就朗朗笑开了，说道：“这还有啥好商量的？从盘古开天地，县长到咱这穷旮旯里来还是头一回，这是咱乌地吉木的光荣啊！如今托了领导的福，家家日子好过了，快吃晌午饭了，总不能叫人家还空着肚子回去嘛！”

石墩等的就是这句话。

老汉拿出当年做支书的威风，手里挥舞着那柄铜管烟锅，叫来村里几个会做厨的人，吆喝着就在他家里赶紧张罗着准备晚饭。

石墩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回到学校不一会儿，就听得山下有车在轰鸣。石墩把学生集中起来，整整齐齐地站在学校大门两旁，只等着县长来检阅。

一溜小车鱼贯而入，把个小操场停得满当当的，和简陋的校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村里还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车，孩子们高兴疯了，一个个在车前撒着欢。

随着“乒乒乓乓”关车门的声音，领导一个个下了车。

石墩脑子一片空白，他忽然感到眩晕，一种从未有过的眩晕。

石墩浑身燥热，老是有一种想尿尿的冲动。

石墩只觉得呼吸急促，那颗一直跳的心都快蹦出来了。

石墩只觉得舌头发干，嗓子发堵，鼻子发紧，眼框发涩，一股莫名其妙的气流从丹田直往上冲。

石墩这一激动不打紧，不争气的眼泪就止不住直往外涌，泪珠子滴滴嗒嗒直往下掉。

满脸是泪，怎么见得人呢？石墩手足无措，赶紧一步折回教室，用沾满粉笔灰的手擦脸，那张黑脸立即就成了花脸。

这种狼狈的效果，是石墩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。

“噢，这石墩，刚才还在这哩，怎么不出来见领导呢？”说话的是老祁。

陪同来的乡长很着急，心底里不住地嘀咕着：上级领导来了，说啥也该有老师出来打声招呼，汇报一下工作，这都是最起码的常识。可是，这里的老师居然躲着不出来，真他娘的连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。

看着一群散蜂子般乱哄哄的学生，乡长很生气。

学校就一个简单的四合院，巴掌大一块地方，一眼就能看穿。见老祁往教室里钻，县长和其他领导也挤进教室里来了。

石墩眼泪正不停地往外涌。老祁扯扯他的

衣角，说：“石墩你咋啦？县长来了，你怎么躲着不出来见人呢？”

石墩一紧张，嘴巴哆嗦着，发出了呜呜呜的哭声。

石墩一脸的泪，那张笑咪咪的脸此时无比的难看。

县长心里一沉，他本想到学校转一转，这下惹上麻烦事了。

县长把那几分不快藏在心里，盯着乡长：“咋回事？”

乡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上前一步抢到石墩面前，说：“石老师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激动！”

“石老师，有啥困难下来找乡上，乡上给你解决！”

乡长这一问，石墩的眼泪更止不住了，浑圆的肩膀也有些抽搐。孩子们在门前探头探脑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稚气的脸上种满了不安。

乡长的目光如一把锋利的刀，从石墩那张悲痛的脸上划过去。乡长显然没有预料到会是这样一种结果，声音也比先前高了几度：“石老师呀石老师，县长大老远来看你们，你有啥不开心的，你到底在哭个啥？！”

乡长异常严厉。石墩心里一振，张张嘴，总算把一句话说完整了：“我……我哪里是……是哭？县长……带着这么多领导来看……我，我高兴啊！”

“高兴？”

“我真的高……高兴！过两年我就退休了，还从来没有领导来看过我……”

乡长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乡长沉着张脸，说：“你看你这副鬼样子，像啥话？大方一点嘛石老师，照你这样，学生不一个个让你教成了缩头乌龟？！”

乡长不好意思地对县长笑笑，说：“乡下的老师没见过世面，让县长笑话了。”

石墩有几分羞涩，木纳的脸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笑容。石墩说：“县长……你别见笑，我真的是高兴还来不及哩，我还哭啥？”

有了这几句并不连贯的话做铺垫，石墩找到了说话的感觉，一下就利索了。石墩说：“这个学校从来没有这么多尊贵的客人来。25年前修学校的时候，乡上的书记乡长来过。后来，就只有乡中心校的校长来过了。今天不知道是哪路神仙帮忙，连县长都亲自来学校里看我，在山旮旯里当一辈子娃儿王，值了！……”

石墩最后那几句话又有点不成调，大手在脸上抹一抹，黑漆漆的脸更脏了。

石墩这一出戏，感动得县长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，抢上前一步，一把抓住石墩的手，紧紧地握了又握。

县长紧紧拉着石墩的手，和他坐在一张凳子上。县长笑咪咪地问着学校的情况学生的情况，县长还问起村里的变化问起他家里老人孩子的情况。记者的摄像机和照相机对着他们，咔嚓咔嚓照个不停，又让石墩觉得有几分拘谨。

孩子们倒一点不怕生。见石墩和白白胖胖的城里人坐在一起，也过来往石墩身边挤，还不时做着鬼脸，嘻嘻哈哈笑成一团。

石墩很生气。挥着手，像撵麻雀一样，孩子“轰”地一声作鸟散状。过了分把钟，又三三两两聚过来。

县长问：“学校有啥困难？”

石墩说：“莫困难莫困难！”

县长问：“你在这个学校干了一辈子，对组织有啥要求？”

石墩说：“莫要求莫要求！”

县长说：“真的啥想法都没有？”

石墩肯定地摇摇头：“嘿嘿，莫有莫有！”

县长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不要客气，过了此山无鸟叫，我不可能天天往你这儿跑哟！”

石墩搔搔脑袋，又嘿嘿一笑，道：“真的莫啥困难。这么多年都过了，县长一来就有困难，这像啥话？”

县长说：“好吧，今后有啥困难，找乡上找局里都成，对基层学校我们一定多扶持！”

石墩笑呵呵地说：“有啥困难我们自己会想办法克服，不给组织添麻烦。”

石墩这样一说，可把乡长急坏了。乡长说：“县长，你知道我们石墩老师是个实在人。咋没困难呢？你看你看，这学校里里外外，教室残破，教室上面的瓦年年都在翻捡，老式窗子上一块玻璃也没有，20多年前打的三合土操场已经坑坑洼洼，怎么会没有困难呢？他是住惯山坡不嫌陡啊！”

乡长这么一启发，石墩不好意思地搔搔脑袋，说：“县长，那我就提要求了。”

县长很和蔼：“说——！”

“这这……县……县长。”一说到实质性的问题，石墩又有些结巴了。

“说嘛，真是三锤打不出个屁来！”乡长真的尝到了恨铁不成钢的滋味，恨不得扑上去在石墩肥硕的屁股上狠狠地踢几脚。

“县长，那就劳烦你和我们照几张相。”石墩笑咪咪的脸上写满了幸福。

“就这……这要求？”乡长恨得牙痒痒。

县长很爽快，小蒲扇样的大手一挥：“来来来，怎么照都成！”

一听说要照相，先前过来挤成一团的孩子反倒“轰”地一声四散而逃。

这个结果是石墩没有想到的。石墩很没面

子，石墩费了很大的劲，有几个孩子还是不愿意过来。石墩不得不拿出乡下最笨拙的手段，拧的拧胳膊，揪的揪耳朵，在孩子们笑声和尖叫声中，总算把队伍整顿好了。

随行的记者“咔嚓咔嚓”一阵响，把石墩那一脸的幸福定格下来。

石墩握着县长的手，一个劲儿地憨笑着。

这下乡长说话了：“石墩啊，你就不能把学校的具体困难跟县长说说？”

“莫有莫有。”石墩说得很肯定。

“嗨，怎么会没有呢？”乡长大腿一拍，指着那排青瓦屋面的教室，说，“县长，咱乡下人实在，也不会说瞎话。宁愿自己硬扛着，也不愿给领导添麻烦。你看你看，那屋檐都已经变形了，椽子很多都坏了，每年都得捡漏，要是哪一天掉下来，砸着娃娃，各级领导都要跟着受牵连哩！”

县长“嗯”了一声，对跟在后面的文教局局长说：“在今年教育经费里挤8万块出来，让学校里里外外都翻修一下。”

乡长狠狠瞪了石墩一眼，说：“还不谢谢县长。”

石墩心里一热，连着说了几声“谢谢”。石墩心里想：当年新修学校才1万多块钱，如今变化也太大了。

乡长看看表，说：“县长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回乡上去吧。”

乡长心里直骂娘：狗日的石墩，没见过大世面，弄不好在这儿还会出洋相。

县长有些依依不舍，握着石墩的手，道：“你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坚守，辛苦了辛苦了！”

石墩木然地点着头，只顾咧着嘴憨憨地笑。

“好好干，下一次我们再来看你！”

县长松开石墩的手，又在石墩的肩膀上拍了一巴掌。

县长脸上满是慈祥的笑，抬脚就往门外走。

“走了？这就要走了？！”

石墩脑子里又是一片空白。

石墩反应过来，县长已经跨出了学校大门。石墩急了，几步抢过去，拽住县长的手，急急地说：“县长，县长，咋就走了哩，吃了饭再走！！”

县长停住脚，摇着那只小蒲扇一样的手，说：“乡上安排了的，就不麻烦你了。”

“不不不，我已经叫人做好晚饭的，你们吃了走！”

石墩是真的急了，那只手把县长拽得更紧，急促地说：“县长，在咱乡下，哪里有让客人饿着肚子走的？我真的专门请人在家里把晚饭弄好了的呀！……”

石墩眼里满是期盼，求救般看着老祁，再看看乡长，希望他们能够站出来帮忙说句话

看得出来，石墩是真诚的。县长有些迟疑，对乡长说：“你看你看，看样子不吃饭走不脱哟！”

乡长不客气地拉开石墩放在县长胳膊上的手，不高兴地说：“石老师，还哆嗦个啥？人家县上领导还有其它安排，别浪费县长的时间了！”

乡长把石墩拉到一旁，低声道：“人家来的都是县上重要领导，乡下卫生条件差，要是你把领导肚子吃坏了，你我负得起责不？……”

石墩愣住了。石墩想：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生活，天天吃这些天然绿色食品，个个长得筋强体壮，怎么一顿饭就会让领导坏肚子？不过，石墩没有把这话说出来，硬生生地憋在

了心里。

县长对石墩摇了摇手，上了车。

小车一辆接一辆开走了，剩下石墩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发呆。

石墩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，家里正忙得热火朝天。

石墩的老丈人早已经吆喝着几个做厨的，张罗着宰鸡宰鹅杀兔杀羊，煮香肠蒸火腿做烧白炖蘑菇磨豆花，清炖的红烧的煎的炒的炸的腊味白味清汤，香喷喷的做了满满五大桌。老汉还搬出了自己烤的陈年包谷老酒，把村里德高望重的人请来作陪，只等县长来坐上席了。

“县长呢？”

“县长呢？！”

一屋的人面面相觑，伸着脖子直嚷嚷。

石墩无力地挥挥手，说：“县长还有其它工作，不来了！”

“啥啥啥？不来了？！”

“不来了！”

“县长怎么就不来了呢？”几个正在做扫

尾工作的厨子停下手里的活，眼睛直楞楞地盯着石墩。

“唉，领导日里万机，哪里还有空闲在乡下吃饭？……”

石墩叹了一口气，对正在忙着打下手的媳妇菊花说：“把孩子们都接过来，今天吃了饭才准回家！”

屋里异常安静，只有那几只侥幸逃过一刀的鸡还在心安理得地踱着方步。

孩子们很快高高兴兴地过来了，围在桌子上就开始吃饭。

事实上，孩子们过去都在石墩家吃过饭。到了石墩家就跟到了自己家一样，一点也不认生，端起碗就抢着夹菜。

看着几大桌热腾腾的饭菜，石墩心里一酸，眼泪又扑扑掉下来。

石墩一落泪不打紧，孩子们不干了，一个个停住了手里的活计，怯生生地问：“石老师，你怎么又哭了？……”

上接45页

王洋以为陈花会把胡一宁恨得咬牙切齿，骂得狗血喷头，没想到陈花却很轻松地说：“离就离，谁离开谁还不能过日子。”那口气好像离婚的人不是自己。陈花的态度大大出乎王洋的预料，他没再往下说，少坐了一会就离开了。

胡一宁得到陈花同意和他离婚的消息后，带着玲子回双水村和陈花办了离婚手续。快过年的时候，胡一宁给王洋打来电话，说玲子生了个女儿，言语中多了一层感激的意思。

第二年开春的时候，王洋又随局领导去了一趟双水村。村民们都集中在陈花家里吆五喝六划拳喝酒，场面好不热闹，陈花正在和王洋冬天来时见过的那个男人举行婚礼，那个男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曾经无数次守在门口向陈花要女儿的王传。

“他们两个人怎么会走到一起？王洋想破脑袋也觉得这个结局只有在戏剧里才会出现，但这却是活生生的事实。”王洋突然醒悟，难怪陈花那么爽快就答应和胡一宁离婚。

这个世界是怎么了，为何会有这么多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。王洋一头雾水，他突然感觉心里有些闷，闷得喘不过气来。